

以藝術打破藝術的隔閡- 以「活化廳」為個案研究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

黃妙賢

[摘要]

香港，只著重經濟發展的社會。藝術，不是被當作成高價的炫耀性消費品，就是被視為中產階級的文化象徵。但對一般大眾，特別是基層來說，深奧莫名，遙不可及。但其實藝術擁有著不同的社會角色，更隨著新社會運動和社區營造的起步，讓藝術介入社會成為一種可能。

本研究旨在探討藝術與社區的連結，藝術如何進行「在地」，跟社區有所連結，透過藝術進行社區營造。本文將以紮根於香港舊區油麻地的藝術團體「活化廳」為個案研究，透過深入訪談、參與式觀察和文本分析質性研究的方法，深入探討活化廳如何於龍蛇混雜的社區中展開了一個「實驗平台」，透過結合居民生活特色及街坊參與，逐步創作具在社區特色的藝術和空間，更進一步建立了一種社區的認同和社區事務之參與，以培養公民素質，並於過程之中把藝術於主流社會的定義打破，建立一種新的想像。

關鍵詞：藝術、社區營造、香港社運、公共藝術

研究簡介：

香港，一個高度資本主義運作的地方，連藝術都難逃魔掌。得到主流討論及認可，藝術必定需要跟金錢扯上關係：政府看「藝術」只有創意產業，中產只講「生活品味」，讓藝術把消費主義推上另一個高峰。高等教育裡面只有「設計」課程受人歡迎，「視覺藝術」卻無人問津。家長不斷「鼓勵」/「強迫」孩子去上繪畫班/音樂班/舞蹈班，為的不是讓孩子用藝術去展現自我，發展創意，而是一張張的證書，以便孩子變成「十項全人」，能考上好的中學和大學，增加其文化資本，贏在起跑線上，進入高薪厚職的中產行列。至於把藝術作為終身事業，大家第一句只會問「能否賺錢」或是「家裡是否很富有能供養你？」，如果回答是以上皆否，則會被人嗤之以鼻。

但藝術是否真的只是奢侈品，以無形的文化資本對不同階段作出劃分？藝術是否只埋首於個人之事，傷春悲秋，而對這個世界不聞不問(陳冠君, 2010)? 當現時全球充滿著藝

術與公共性的討論：塗鴉、行動藝術，伴隨著公共空間的爭論，講求顛覆傳統，提出新的可能。紀錄片引起民眾關注不同議題，反映被主流媒體淹沒的真實。搖滾樂、獨立樂隊就著不同社會議題進行創作，為弱勢發聲。網絡上不斷流傳的二次創造，讓人們對反核、環保以及各式各樣的社會不公引起關注。舞蹈、話劇，社區裡的彩繪、手繪地圖等等皆開拓了藝術創作對社區營造的重要性。這多元的藝術表達，在台灣遍地開花，成為生活、文化的一部分。(林木材,2012) 但在香港，這一種只承認著能賺錢的高雅藝術，而忽略藝術其他可能性的想法，慢慢受到藝術家及對社運人的質疑。

再加上現時香港公民社會慢慢崛起，對公共事務開始關注，本土意識慢慢抬頭，大家開始去尋根，尋找共同體的建構。社區營造在香港處於起步階段，但同時面對著政府強而有力的發展計劃。城市更新計劃，結合著地產霸權的威力，把特色老舖變成了一間又一間的連鎖店，在社區坐落一個又一個毫無特色的大商場，缺乏公共空間，亦缺乏讓居民參與的途徑(鄒崇銘、韓江雪,2013)。在這裡的社會環境下，藝術所呈現出的多樣性、創意、跳脫於傳統框框，以及其感染力，也許能發揮其獨特角色。

有不少的藝術工作者及社會運動者正在努力，希望能打破中產壟斷藝術的話語權，把藝術在地化，公共化。藝術跟當地居民做為連結，把在地的特色表現出來，其隱含的是對現時香港社會地產霸權下一式一樣的反抗，更希望能突顯及保留著社區的多樣特色，進而讓當地居民對社區產生歸屬感，達到社區營造的效果。但同時，當政府、社會以及當地居民仍然抱著對藝術的刻板印象，這一種顛覆主流，草根性的藝術呈現，在一片「這樣都是藝術？」的質疑聲中，如何能闖出一片天？

本研究將以活化廳，一個紮根於香港舊區油麻地的藝術團體作為個案分析。由政府設立的「視覺藝術創作平台」，於 2009 至 2013 年讓活化廳進駐此空間，由一群本地藝術家共同統籌，「期望試驗一種建立在生活中關係的「社區／藝術」，並藉著不同主題的藝術計劃，引起人們對藝術／生活／社區／政治／文化的思考和討論，亦藉以打通社區豐富的人情脈絡，帶動彼此的參與、分享和發現，勾勒一小社區鄰里生活模式可能。¹」但當置身於歷史悠久，基層草根、龍蛇混雜、但充滿了本土的特色活力的油麻地，同時面對不斷的變遷，政府與地產商聯合的都更情況，活化廳是如何由一個空降的群體逐漸融入社區，在現實中如何跟街坊進行互動，如何把社區的特色融入藝術創作之中，而同時如何打破街坊對藝術的刻板印象，把藝術活於生活之中，並回應現時社區面臨的危機。在面對政府、社會與民眾質疑「這究竟是否藝術」，活化廳如何能創立出自己在藝術的實踐，打破主流對藝術的定義。

活化廳簡介

¹ 活化廳於 Facebook 專頁上的自我介紹

上海街 404 號地舖，由 1999 年起，香港藝術發展局（香港政府架構裡的藝術部門）將其設於「上海街視藝空間」，以年租一元，租給不同的藝術團體，以鼓勵創作及增加公眾參與及接觸藝術的機會。上海街 404 號地舖經過多番易手，前身為一個脫離於社區的高級藝廊，純白的高牆，方便著藝術家的展覽。門，縱使沒有鎖上，但由於高深莫測的藝術路線，已經把街坊拒諸門後，完全是空降於油麻地上海街之中，卻無法跟當地社區有進一步的連繫。

直至 2009 年，由不同活躍於文化藝術的創作者創立了「活化廳」(英文: WOOFER TEN)，是獲香港藝術發展局委托，負責營運位於油麻地上海街的視藝空間。這群藝術工作者以往主要以香港公共議題進行行為藝術創作，更有不少於社運界的活躍分子。他們遊走於香港，但並沒有紮根於任何一個社區。但亦因為藝發局所帶來的「機會」，令他們作出一個新嘗試，採用藝術的方式去形營屬於社區、街坊的公共空間，以帶來活化社區的效果。

「藝術」在一般人眼裡，特別是在香港這個社會裡，一向都有著高不可攀的印象。如何把看似中產的文化連接起上海街一間間舊舖，一位位老人家和小孩子。活化廳嘗試把活動的重點放在街坊，街道的故事，而藝術只成為一種手法去呈現上海街的特色。它所舉辦的「少少賞多多獎」、「愛情社區」、「燈膽交換計劃」就是取用以街坊為主，藝術作為手法的模式。

同時，由於上海街面臨重建的將來，不少舊舖都結業了。傳統的工藝正面臨失傳的危機，活化廳亦提供機會，給這些傳統工藝一個舞台，「藝術家駐場計劃」等就是提供機會平台，為社區保留著它們的技藝和記憶。最後，活化廳非常看重藝術創作者跟街坊的接觸，不僅活化廳全年「門戶大開」，歡迎街坊進來聊天，看電視，亦會在不同節日舉辦活動，如「活化廳新年巡遊」等等，讓「活化廳」真正紮根於上海街。

社區重塑：街坊關係／地區藝術文化

活化廳起步甚為艱難。一群過往著力利用藝術去喚醒大眾對公共議題關注的年青藝術工作者，在「活化廳」，一個並不是生於斯、長於斯的社區，如何去跟街坊建立關係，是他們面對的最大困難。不少街坊認為這群年青人在搗亂，而絕大部分居民更是對這個「視藝空間」不聞不問。如何令藝術創作者走進社區，街坊如何走進「活化廳」，是紮根社區的第一步。

首先是空間的改造，「活化廳」本來的設計是四面牆(以便舉行畫展)，但為營造感覺開揚的空間，活化廳決定改用落地玻璃，讓在街道經過的路人能對活化廳「一窺究竟」，甚至會走進來東看看西看看，坐著聊聊天。在我們進行參與式觀察「活化廳新春巡遊及團拜」，成員在活化廳裡進行團拜活動，確實有居民因在街上透過玻璃看到裡面所舉行的活動，好奇的走進來，成員亦非常歡迎街坊的加入。活化廳亦會把整個空間當作成一個藝術品，在玻璃張貼街坊的作品，如揮春、風車等等，除了打破了一般藝術「高雅脫俗」的定型外，亦因為這樣的裝置，讓活化廳更能成為上海街的一個標誌，讓更多街坊留意這一個「視藝空間」。活化廳更會於玻璃牆上張貼出有關上海街或活化廳新聞，例如油麻地將有重建計劃等等跟居民有著切身關注的消息。除了引起居民的注意外，亦是希望在上海街這個社區扮演著資訊發放(public information)，並希望把活化廳營造成一個公共空間(public sphere)，推動街坊討論，進而參與有關社區的各種事務。

除了改變活化廳的空間設計，讓居民更易走入活化廳，同時，活化廳亦會擴大自己的「領域」，以便跟社區接軌。活化廳坐落於街口旁，成員會經常活用活化廳門外的「公共空間」(common area)，在舉辦活動時會把範圍擴展到街道上。例如在參與式觀察的新春巡遊活動，出發前在門外擺放彩繪攤檔，吸引街坊圍觀及上前詢問，邀請街坊一同進行彩繪創作，同時亦是打破了「活化廳內／外」的區分，令活化廳不再是街道上一個分割出來的個體，而是能由「店舖」擴展至街道，從而推展至上海街以及鄰近的舊區，從而在空間上達到融入社區的效果。

除了硬體的營造，活化廳亦用著不同方式跟社區和鄰居建立關係。例如成立初期，活化廳舉行的「少少賞 多多獎」活動，是由藝術創作者到社區裡的商舖，找尋有關街道、商舖、街坊的趣事，並在分享趣事後頒獎給街坊。活動能有效的打響活化廳在油麻地的知名度，推近街坊距離，以及令藝術創作者對當地社區有著更深入、更親身的認識和了解。「少少賞多多獎」現時仍然定期舉行中，活化廳更進一步推行發掘上海街故事，例如：「愛情社區」、「燈膽交換計劃」等等，都是希望能使活化廳更了解當地社區需要，同時亦因為活動性質符合街坊的喜好，亦連繫到他們現時所需及其關注事，所以會受到當地居民的歡迎。

在另一方面，由於上海街充滿本土特色，卻面臨蠶食式變遷。一間一間的老舖，因為四周新建高級樓房而帶來的高地價高租金而被迫結業，隨之失去的不只是舊店，更是失傳之技術並無法挽留的集體回憶。活化廳現時亦肩負著傳承和推廣此傳統技藝的重擔。「藝術家駐場計劃」邀請了不少老店的師傅，上至銅鑄、下至花牌，來到活化廳開班授徒，

希望能把這條技藝傳承下去，並以這些工藝作為活化廳，甚至上海街的特色。就以他們的駐場藝術家——傳統花牌製作及手工藝師黃乃忠師傅每月所舉辦的導賞／工作坊為例，黃師傅從事傳統花牌製作長達數十年，但卻因為逼遷而失去了繼續經營傳統花牌的店舖。而活化廳則舉行導賞／工作坊，讓黃師傅教授傳統花牌的製作技巧，以達到傳承的效果。同時，由於街坊學習或欣賞了這種傳統技藝，從而認同這種技藝的美學和獨特之處，並視之為當地社區的特色。例如多次的遊行，活化廳亦有參與。藝術創作者和街坊，在利用傳統花牌手法所製作的活化廳旗幟下參與遊行，旗幟鮮明的去爭取訴求。因此可見，在上海街舊區的一些傳統技藝，在活化廳的刻意建構下，成為上海街活化廳的標示。這種舊區之特色，進而演變成標示，是社區意識營造的重要一環。

藝術建構社區脈絡／社區資本

活化廳之活化概念，並非以一個外來者的角度介入社區，去挑選舊區中值得保留的文化，進而活化並承傳，亦不同於政府對「活化」的概念：採用文化創業的取態，發掘有著經濟潛力的文化，特別抽取著一些特色而不斷將其放大、定形，並加入大量的想像成份，從而成為文化產業，以賺取經濟收益。反而，活化廳把活化視為給予其新的活力，重點放於居民本身。由居民主導整個活化過程，希望居民在「等待被活化」的同時，能自行發掘自己對自身、街道、老舖、社區的回憶。而活化廳成員發現，只要一觸發到居民對社區歷史文化的思緒，便察覺到他們對舊區將要消逝的無奈和不捨，對於這舊區的一事一物，「那麼居民比我們活化廳成員更為重視(活化廳成員)」。他們長期建立的鄰倫關係、人情關係等等受到高速的破壞，街坊，特別是長期於上海街居住的老人，感受最深。就像活化廳所舉辦的「小小獎，多多賞」活動，希望發掘街坊的故事，本想帶給他們一點關懷，卻後來發現居民對自身的故事很重視，並且對社區的歸屬感比起年青一代成長於屋苑的一代更為深厚，但平日苦於無人關心重視，也無主動記錄回憶的想法和動力。

「我發現啲居民仲重視過我地，但好多時候就唔會 put into practise」(活化廳廳長李俊峰)(我發現這些居民更重視社區的一事一物，但很多時候不會把想法實踐出來。)

居民對社區擁有強烈的感情，但是面對高速發展的社會，眼見著身邊的唐樓一幢一幢的被清拆，舊舖一間一間的結業，街坊一個一個地搬走，社區所建立的脈絡遭迅速破壞。居民不知如何去保留這些脈絡，不懂如何去重拾對社區的歸屬感，而活化廳的成立，正

正就是扮演著這樣的角色，建立平台讓居民表達自己對這個舊區的感情，他們會發現原來不少街坊都是有著相似的感情，從而形成一種動力，希望去找尋方法去保留大家都珍而重之的社區意識。居民是自發、由下至上，由重新呈現上海街的故事，現時急速的變遷、鄰倫關係的急速破滅，社區脈絡的瓦解從而體現出保存上海街文化的重要性，由居民自發的活力，注入了社區意識的營造。

活化廳亦會配合居民希望保留舊城裡人情味的意願，舉辦不同活動，如集體寫揮春、新年巡遊團拜，把居民聚集在活化廳這個小小空間裡，透過這些看似傳統，卻又蘊藏著一點新意的活動，讓居民能在這公共空間互相連繫，聚在一起「話當年」，傳遞資訊，在彼此的參與、分享和發現之下，打通了社區脈絡，建立社會資本。活化廳更推出了月刊：活化報油麻地街坊社區報，內容包括本區新聞，如幾十年老店即將結業，街坊的小故事，有關香港政局的專欄，如「街坊抬頭，社區公投」（活化報三月號）、活化廳即將舉行的活動，如「每月益街坊-社區生機小盆栽」（活化報三月號）、有時更會有著油麻地小舖的優惠卷。這些優惠卷正正能體驗著社區的凝聚力。是由小店舖的老闆提供優惠，優惠卷印於活化報之上，歡迎街坊憑卷試飲。活化報，以及其他活化廳活動，都是提供一個空間平台，讓居民能對社區的議題有所關注，並由於社區意識的建立，令他們對油麻地的歸屬感加強，更促使他們關注社區的發展。

社區營造及面對都更／重建的急切性

社區意識的建立，不僅僅靠著一個活化廳，還需要天時地利。油麻地重建項目亦開始展開，有可見之將來，更多的店舖會被逼結業，更多的房屋被收樓公司收購，有更多居民要搬走，居民、整個社區面臨很大的危機。

於 2012 年 5 月，活化廳舉行了一系統《殺到油麻地！地區自救計劃暨展覽示範》行動，在地舖拉閘上用油漆噴上紅色五大字：「殺到油麻地」，無論用詞或畫面，都充滿感染力，讓人感受到風雨欲來的緊張氣氛。而這一系列活動分為各部分，亦是充滿著對抗重建（都更）單一模式生活方式的入侵，以藝術的手法來呈現。

1. 「對抗示範展覽」：從生活價值的質疑出發，由藝術家提供不同對抗主流價值的生活示範，如由藝術家鄧國騫製作了一部結合連鎖店營業時的影片和個體店拍下關門時的照片，預示／慨嘆香港未來街頭、另一份作品是由「油麻地花王」跟街坊共同研究適合香港家居的垂直種植系統。
2. 「重建近了，你們應當拍檯！」結合從社區介入及個人對抗財團的經驗，設計一套「反地產霸拳」，以「拳譜」的創作方式，在武功招數的名稱中融入對抗財團的經驗。
3. 「誰迫走了碳筆素描馮畫師？」展出一位早前在上海街被強行拆去頂篷的炭

相畫檔的畫具畫作，除了讓居民向這一位馮畫師表達慰問，亦讓居民感受到重建對店舖，對生活所做成的大影響。

4。「連鎖免問」社區廣告位 請藝術家為當地小店製作戶外廣告位，支持社區的小本生意，並包括幾個已結業或因加貴租而遷離本區的搬遷廣告。

(活化廳:《殺到油麻地!地區自救計劃暨展覽示範》簡介)

除了以上的展覽，<<殺到油麻地>>其中一個跟居民有著深入互動，實踐社區營造的一個活動：「社區如何自救?藝術家與街坊齊齊拆掂佢傾計會」(社區如何自救?藝術家與街坊齊齊解決問題討論會)，讓當地居民聚首一堂，對當地社區的情況進行討論，以及商討面對重建時居民的對策。當日約有十多名街坊到場，就著油麻地的居住環境進行討論，而更重要的是有著這樣的機會，讓熱心參與社區的居民組織起來，慢慢建立互信，當都更開始時，可迅速聯合起來，商討對策行動。跟活化廳一街之隔的新填地街，由於已面臨大地產商的收售重建，居民和關注此議題的年青人組成了「新填地街關注組」，也有出席這一場討論會，分享自身經驗，同時亦希望讓油麻地街坊關注新填地街重建的情況，給予幫忙支援。這樣的空間這樣的機會，對社區營造有著莫大的重要性，在香港社區營造正處於起步階段，難得一見的機會。正正是活化廳有著「活化社區」的理念，亦重視著跟社區的連結，才會造就這個機會。

社區營造與社會運動的聯繫

除了讓油麻地居民有著空間去連結起來，活化廳另一個重要的角色就是把香港上的社運議題跟當地居民連結。由於創立活化廳的幾位藝術家，之前都是活躍於香港各種社會運動之中，在活化廳的藝術創作裡面，亦有不少關注香港，以及內地的社運議題。如活化廳曾發起「請在窗前貼一個劉曉波」的藝術運動。

「09年12月25日，劉曉波被判監十一年。這一年的聖誕節，看到商店外張貼聖誕老人頭像卻不禁想起仍然身陷囹圄的劉曉波。我們把這個戴上聖誕帽的劉曉波頭像送給活化廳附近的街坊，讓街坊貼在門外，紀念這位因分享愛心而被以言入罪的人。歡迎大家自行印出來，貼於家中。(活化廳「請在窗前貼一個劉曉波」活動簡介)

每年活化廳都會舉辦六四的紀念活動，包括【來往廣場的單車】，組織有志之士，穿著八九民運學生衣服，騎單車到尖沙咀自由戰士雕像下獻花再到六四燭光晚會、六四的展覽，活用活化廳的空間，把當年學生寫的橫額及幡布重新製造，掛在活化廳的門外，在空間裡播放六四事件的紀錄片<<天安門>>，不少途經的行人駐足關注。

除了六四、劉曉波等廣為人知、廣為人支持的社會運動外，香港還有很多社會運動，希望能慢慢影響到不同民眾，但平時所舉辦的活動大多只限於某一獨特群體，難以擴期。但正因為活化廳紮根社區，跟居民建立了良好關係，不少居民在無事時會來活化廳消磨時間，很多時候會偶遇上社會運動的活動，如同的社運紀錄片播放，如記錄香港菜園村運動的紀錄片<<鐵怒沿線-菜園紀事>>、新書發佈會、「唔幫襯地產商運動」（對抗香港的地產霸權）等等。這些都是很難得的機會，讓社運人士與居民（甚至是一些平時對社會議題不大關心的居民）有著交流的機會。除了在主流媒體上對社運人士偏面而刻板的印象，居民有著親身跟社運人士接觸的機會，或許會開始有了不同的看法。而社運人士亦有著難得的機會跟居民交流，了解現時主流民眾的想法。除了活動之外，活化廳亦會擺放不少社運議題的刊物，供居民取閱。筆者就曾在活化廳時，被當地居民質疑香港中文大學學生報中設置了情色版，違背了社會對大學生的期望，跟居民展開了一場社會對情色禁忌的討論。

社區營造，同時亦是社會運動的一個面向。紮根社區，提供機會讓居民共同討論、參與社區事務，落實民主共識，同時建立共同體的連繫。但除了只著眼於自己社區事務，而忽略了社會巨大變遷對每個個體的影響，是本末倒置的（楊弘任,2010）。香港的社區營造仍然處於起步階段，更遑論跟社會運動有著緊急的連繫，互相分享經驗資訊，互相支援。因而活化廳是做出了一個很好的嘗試，建立橋樑。

公共藝術的實踐

確實，活化廳並沒有一個鮮明的藝術立足點，跟其他香港的藝術團體，如光影作坊（攝影）、好氣量（話劇）有著本質的分別。活化廳是一個社區的視藝空間，沒有明確方向，亦在定位於某一種藝術形式，連在年末工作報告上，亦能看到不少活動都是突發，因應當時社會議題、社區突發事件而籌辦的。這一種的創作方式，通過嘗試和創作來打開不同的可能性，正正符合到當初成立活化廳的初衷：「社區活化藝術」的實驗平台。

活化廳希望的是能紮根社區，受到街坊接受和歡迎，通過藝術跟居民溝通，把訊息帶出來。至於「這是否是一種藝術」，街坊會否認為他們所創作的是一種藝術，或許不是那麼重要。

「唔係一定要當佢係藝術嘅。唔存在街坊明唔明呢個係唔係藝術，完全唔關事啦，明唔明都算啦。」活化廳廳長李俊峰

(小小獎多多賞活動中，街坊談及他們過往的趣事)，其實他們不一定都要把它們視作為藝術。並不存在街坊是否明白此是否藝術。完全沒有關係，他們明不明白亦沒關係。」

他們希望能讓居民去關注自己的社區，去重新重視屬於自己的文化，主動的「活化」，為自己的生命、社區帶來活力，從而抵抗政商及主流媒體有如殖民式的導入一式一樣的消費文化，崇尚著中產的生活模式，以及推崇假活化之下的產物，而把真正民間生活的活力趕盡殺絕。

這並不代表活化廳只是把藝術視作手段去建立社區意識，以忽略了藝術的本質及顛覆性，把藝術作為宣傳工具。他們同時在進行一種運動，嘗試打破藝術裡的階級劃分。現時香港社會把藝術界定得太狹義了，一般人認為藝術必須偏向精緻藝術路線，需要經過長期訓練技巧，而且表達內容及手法高不可攀，一般人難以理解。同時，一些隨手拈來，在日常生活中常用的東西總不納入於藝術的領域。而活化廳就正正想打破大眾對藝術、特別是對公共藝術的迷思。畢卡索曾經說：「我在小時候已經畫得像大師拉斐爾一樣，但是我卻花了一生的時間去學習如何像小孩子一樣作畫」²藝術的走向已不在於技巧，而是在於自己真實情感的表達，在於創作者與觀眾的溝通，再進一步至，觀眾如何理解畫作，如何提出論述，並賦予藝術作品意義已經比創作者的技巧或深度更為重要。

「從傳統的角度去看，畫廊或美術館是個「閃亮的皇宮」，藝術家在那裡發表他們獨白，教導民眾作品的意義。..... 而參與式的藝術創作則是藉著共同合作的經驗去發展意義。」(Anne Douglas, 「公共場域中進行的藝術：藝術、實踐與政策」系列研討會)(周靈芝,2012)

活化廳就是嘗試走出這個閃亮的皇宮，褪下藝術高傲的角色，走入人的生活。公共的藝術，著重如何跟在地的社區、觀眾互動。把藝術去精緻化及公共性，「令身邊人欣賞樓下的樹」，藝術就是在我們生活之中，關鍵是我們如何去欣賞他。活化廳正在嘗試的我們去重新認識自己的一切，重新去發掘美麗之處。

² 《看展心得》國立歷史博物館「世紀大師－畢卡索特展」

<http://tw.myblog.yahoo.com/ceepor-iris/article?mid=1422>

總結:

香港被稱之為文化沙漠，但是在這個以金錢為上，單一的經濟發展模式，仍然有很多藝術創作者嘗試在冰冷如石的水泥地上種花，希望能打破藝術只為金錢服務，進行藝術在地化、公共化，跟草根文化互相連繫，在過程之中，讓居民重新重視自己一向擁有的文化藝術。欣賞自己身邊的一樹一草，把藝術活於生活之中。活化廳並提供平台，讓居民開始關注社區裡正在發生的變化，讓大家除了被動接受政府及地產商的重建外，可以對生活有著另類的想像。看到活化廳近四年的努力，開始有點點成效，對活化廳的「搗亂」行為開始慢慢認同，甚至積極參與，更有街坊把自身珍藏了幾十年的黑膠唱片，在活化廳舉行展覽，公諸同好。在活化廳裡所形成的共享文化、充滿創意及活力，居民跟社運人士的相遇，有著公共空間去討論社區之事，這正是一步一步的去嘗試社區營造。

縱使活化廳積極擴闊大眾對藝術的想像，讓藝術不再定義於精緻化、商品化，打破藝術界裡的階級，並重視藝術與公共性的結合，讓藝術回應社會議題，不再只限於風花雪月的中產想像。但是仍然面對政府及主流社會的挑戰，「這都是藝術？」質疑聲不絕，以及因為藝術涉及政治題材，而承受不同的壓力。於半年前，藝發局委員之一的鍾樹根(現任立法會議員)在藝發局會議上更指活化廳「搞藝術就搞藝術，搞乜政治呢？」(搞藝術就搞藝術，搞甚麼政治呢?) (蘋果日報，2012)，這顯示了政府相關部門／人員在藝術行政的視角上，抱著將「藝術」與「政治」絕對分割(mutually exclusive)態度，忽略了藝術的公共性。

在研究後期，得知活化廳申請續約繼續營運「上海街視藝空間」，不獲藝發局批准，將於 2013 年 9 月 30 日結束近五年在油麻地社區的紮根。藝發局以行政思維主導，兩年公開招標一次，必須符合政府的「公平原則」，即使團體表現良好，亦不可多次合作，以避免「黑箱作業」的質疑。

「藝發局這種逐年續約、兩年公開招標一次的安排，說明藝發局只循僵化的官僚行政方法行事，既未能理解社區藝術發展所需的長遠性，也沒有為香港社區藝術導入更多的空間及資源，以及讓有心作社區發展的藝術團體們各自多元化地發揮所長，反需長期面對緊絀資源及人為競爭。」(活化廳總司令劉建華)(見主場新聞: 活化廳續租與藝發局)

更因為活化廳的藝術創作並非符合主流想像，被評審委員質疑，更直言: 期望「活化廳豐富計劃內容及增加活動模式的多樣化，以更提升公眾的藝術水平。」這條問題，是在問究竟街坊的唱片珍藏展是否能提升公眾的藝術水平? 但我們卻忽略了政府眼裡的藝術水平究竟是甚麼? 還是那一種保守的，局限於中產想像，高雅

精緻的藝術嗎？還是希望居民去學習跟自己生活毫不相關，抽象難懂的藝術作品，而對自己生活中展示的美學不屑一顧，自認為難登大雅之堂？

雖然現時活化廳正在等待上訴結果，希望能繼續營運下去，亦希望藝發局回應「如何持續支持社區藝術和藝團長遠發展，而不是機械行政操作以讓「活化廳」就此被中止原因」。在這段期間，活化廳仍然馬不停蹄的繼續努力，希望把握最後的時光，迎著中秋，推出由漫畫家設計，上海街雕模師傅操刀及小型餅店製作的【「有得揀」革命月餅】，道出：「面臨被藝發局迫遷的「活化廳」，心中仍惦記香港的民主發展，是以今年中秋我們再度推出革命月餅，提醒大家地(食)月餅不忘民主發展！」

或許活化廳會成為過去，但絕對亦會香港社區藝術成為重要的試驗平台。不被傳統框架所限制，在壓迫中創造一個又一個的可能，嘗試找出屬於香港本地公共藝術及社區營造的獨特方向，為推動公民社會發展而努力。

後記：

在兩年前聽了雲門舞集林懷民在香港中文大學的分享「在水泥地上種花」，擴闊了我對藝術與社區的想像，想尋找香港是否有著相似的藝術團體推動公民社會。機緣巧合的接觸了活化廳，在研究過程之中，慢慢喜歡上這個跳脫一般藝術團體、充滿活力和草根性的地方。有空時會進行坐坐，跟活化廳成員跟街坊聊聊天，想著大家對社會有著不同的想法和觀點時，有時互相聆聽有時互相爭論，在過程發生了不少火花，也讓我成長很多。

當聽到活化廳要被收回場地停止資助時，心裡不禁一陣哀痛，但卻有種早知道逃不過的感慨。在香港這一個單一刻板的社會，這一種的活力彷彿難以生存下去，但是這一種活力正正是現時社會需要的，社區營造本來就是需要時間經營。當我在台灣新故鄉文教基金會實習時，我看到的是在一個小社區桃米紮根了 14 年的 NGO，與居民共同討論並落實社區發展，包含著藝術的元素，發揮社區營造的力量，也讓居民能有著更好的生活。

走入社區，絕非三年多就可以成事，推廣藝術，也非局限於主流的想像和標準。

特別鳴謝活化廳廳長李俊峰以及活化廳的成員、活躍分子及油麻地的街坊，也要多謝在 2012 年、2013 年跟我一起進行藝術團體研究的組員(此報告部分內容節錄於沙漠中的綠洲-本土藝術團體推動公民社會發展。)

彭桔糊，黃妙賢，黃欣然，馮佩珊。(2012) 沙漠中的綠洲-本土藝術團體推動公

民社會發展

及

彭桔糊，黃妙賢，蘇瑋瑩，劉希彤。(2013)。藝術政治：香港公民運動結合藝術創作的新一面。

感謝他們的幫忙和支持，亦希望我們能繼續關注參與各地藝術團體與公民社會的發展，嘗試在香港這一片水泥地上能種出鮮花綠草，為我們的生活帶來一點清新的空氣。

參考資料:

上海街 404 的三世書。主場新聞，見

<http://thehousenews.com/art/%E6%B4%BB%E5%8C%96%E5%BB%B3%E7%9A%84%E4%B8%89%E4%B8%96%E6%9B%B8-%E5%BE%9E%E7%86%9F%E8%97%A5%E5%BA%97%E5%88%B0%E8%8E%AB%E6%98%AD%E5%A6%82/> (最後截取日期: 2013 年 9 月 8 日)

周靈芝。2012。生態永續的藝術想像和實踐。台灣:南方家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林木材。2012。景框之外：台灣紀錄片群像。台灣:遠流出版社

活化廳:社區。藝術。對話。主場新聞，見

<http://thehousenews.com/art/%E5%85%AC%E5%85%B1%E8%97%9D%E8%A1%93-%E6%B4%BB%E5%8C%96%E5%BB%B3%E7%9A%84%E6%A1%88%E4%BE%8B/> (最後截取日期: 2013 年 9 月 8 日)

陳冠君。2010。公共性與藝術性的迷思

彭桔糊，黃妙賢，黃欣然，馮佩珊。(2012) 沙漠中的綠洲-本土藝術團體推動公民社會發展。未發表之研究報告，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博群實習計劃。

彭桔糊，黃妙賢，蘇瑋瑩，劉希彤。(2013)。藝術政治：香港公民運動結合藝術創作的新一面。未發表之研究報告，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博群實習計劃。

楊天帥。(2013) 活化廳續租與藝發局。主場新聞，見

<http://thehousenews.com/art/%E6%B4%BB%E5%8C%96%E5%BB%B3%E7%BA%8C%E7%A7%9F%E8%88%87%E8%97%9D%E7%99%BC%E5%B1%80/> (最後截取日期: 2013 年 9 月 8 日)

楊弘任,2010。以社區之名，載於*秩序繽紛的年代：1990-2010*。吳介民、顧爾德、范雲。台灣：左岸文化

鄒崇銘、韓江雪。2013。《*僭建都市-從城鄉規劃到社區更新*》。香港：印像文字

劉建華回應活化廳事件：多元化是更大的公平原則。主場新聞，見

<http://thehousenews.com/art/%E5%8A%89%E5%BB%BA%E8%8F%AF%E5%9B%9E%E6%87%89%E6%B4%BB%E5%8C%96%E5%BB%B3%E4%BA%8B%E4%BB%B6-%E5%A4%9A%E5%85%83%E5%8C%96%E6%98%AF%E6%9B%B4%E5%A4%A7%E5%85%AC%E5%B9%B3%E5%8E%9F%E5%89%87/> (最後截取日期: 2013 年 9 月 8 日)

藝發局打壓 寧空置也不准使用 油麻地活化廳下周收樓，(2012 年 10 月 24 日)，*蘋果日報* (最後取載日期: 2012 年 10 月 28 日)

(http://home.enterpr1se.info/newspaper/apple/art_main.php?d=20121024&s=&m=&i=&a=nwzxyeiifirgvdu&c=%E8%A6%81%E8%81%9E%E6%B8%AF%E8%81%9E&b=news/art/20121024/18047726)